

目 录

新桂系的崛起	黄绍竑 (1)
胡宗铎、陶钧在桂系中的起落	卢蔚乾 (64)
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	张文鸿 (74)
1928年我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	何千里 (83)
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	高纪毅 (91)
代表张学良赴日联络日本政友本党	
总裁床次竹二郎的经过	胡 俊 (101)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当局对于日本要求	
修筑敦图路问题的交涉经过	罗靖寰 (107)
张学良奔丧见闻	崔成义 (121)
回忆编遣会议	周 珉 (123)
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	凌勉之 (134)
韩复榘叛冯投蒋纪略	孙桐荃 (141)
吉鸿昌与二十二路军	彭国桢 张润三 (151)
二十五路军受蒋介石收编和被消灭的经过 ..	梁冠英 (172)
孙连仲投蒋后的二十六路军	郑锡安 何章海 (180)
冯玉祥招收门徒的活动	高兴亚 (194)
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	唐邦植 (198)
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黄广源 (210)

秦德纯的一生 秦寄云 赵钟璞(231)

质疑·补充·订正

对《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一文的订正 曹福谦(246)

关于刘湘和蒋介石的勾结与三·三一

惨案的补充订正 黄伯易(249)

关于招商局借款贪污案的补正 周述文(253)

关于张苇村案 谌小岑(256)

新桂系的崛起

黃 紹 竑

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我和李宗仁、白崇禧三人充当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主要帮凶。后来宁汉分裂，李宗仁、白崇禧复勾结西山会议派把持南京特别委员会，我则得到李济深的掩护，把势力伸张到广东，把持两广。从此以后，我们这几个广西佬遂继承陆荣廷、莫荣新、譚浩明、陈炯昆等旧桂系的传统，成为新桂系。

新桂系是在旧桂系统治之下，由于旧桂系的崩溃而渐露头角，中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才冒出头来的。外间所知道的多半是新桂系形成后的事，本文所写的是新桂系形成前的事。这些历史资料虽然很多是属于广西一省范围的，或者是属于两广局部范围的，叙述未免琐细，但对于研究新桂系的历史，却是必要的。

这里先要说明一下，李济深并不是新桂系。就表面看，他是桂系的主要人物，因而首先受到汪精卫等的反对，继而被蒋介石所囚禁。但是就桂系内部来说，李济深只是新桂系的扶植者，是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但不是新桂系。

作者是新桂系的首要头目之一，本文所叙述的资料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其中某些具体时间曾参考《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但内容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事情是由于大事记的启发而回忆出来的。

一 广西陆军学生与旧桂系的矛盾

1916年,旧桂系借着护国的名义占领了广东,陆荣廷做了两广巡閱使,陈炯昆做了广东督軍,譚浩明做了广西督軍。他們多数是清末被招安的游勇,充当前清巡防营軍官出身的。他們用人,首先是問曾否当过游勇,第二是看曾否当过防营軍官。他們对于陆军学生是很歧視、很不信任的。

广西陆军学堂中成立最早的,是前清广西兵备道庄思緘創办的南宁讲武堂,蔡锷曾任过堂长。讲武堂招收巡防营的一小部分軍官,加以短期的新軍訓練,为改造旧軍作准备;但办理時間很短,人数不多。据說陈炯昆曾入过讲武堂,因此讲武堂与旧桂系稍有渊源。

前清末年,清廷筹建新軍,计划在广西成立一鎮(即师)、一混成协(即混成旅),并先成立混成协以培养下級干部,因此就在1909年创办广西陆军混成协干部学堂(簡称干部学堂),蔡锷首任总办。由于蔡系湖南人,招收的学生百分之九十是湖南籍,因而引起广西一些人的不滿,发生倒蔡学潮,几乎弄得全省学堂罢課,商人罢市。蔡亦因此而离开广西。干部学堂前后办了两班,共百余人,絕大部分充当混成协下級干部。辛亥革命时,混成协北伐,留在广西的干部学生很少。

广西陆军小学堂于1906年开办,辛亥革命时第一、第二两期已毕业,升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三、第四两期尚未毕业。这些未毕业的陆小学生,一部分参加广西北伐学生軍敢死队北伐去了,后来同各省学生軍一起成为保定軍官第三期。留在广西的大部分陆小学生則改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并加招一部分普通中学生),于1915年

毕业。同时有极少数的日本士官学生或陆军大学生回到广西。

1915年冬,保定军官学校第一、第二、第三各期先后毕业,那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素不信任保定军官学生,直接留用的很少,绝大多数都发回原籍候差,其实是要学生自寻出路。有些桂籍学生如廖磊、李品仙、叶琪、程继州等往湖南投赵恒惕,因湖南尚欢迎保定毕业生。有些有人事关系的则自寻出路,其余都聚在南宁候差。

1916年,旧桂系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以广西唯一的日本士官学生马晓军为营长,罗经为副营长(南宁讲武堂毕业,老军官),朱为珍、曾致圻、黄旭初(皆陆大毕业生)、苏瑞(干部毕业生)为连长,我和白崇禧、夏威、张淦以及其他保定毕业生和陆军速成毕业生都当排长。陆、谭创办这个模范营,表面上是为改良旧军作骨干,其实是他们恐怕这些陆军学生闹事,用这种办法敷衍而已。而且模范营的军官是超编制的,借此可以使多一些陆军学生有饭吃。广西陆军模范营的军官可以说是集广西陆军学生的大成,因此当时有人喻为“万绿丛中一点红”,“万绿”就是指旧军里的绿林好汉,“一点红”就是指这一个营的陆军学生。

1916年秋,旧桂系借着护法的名义,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出兵援湘。广西军队倾巢而出,成立不久的陆军模范营也改为联军总司令部的卫队第一营(以下还有第二、三等营)。谭浩明之所以将陆军模范营改为卫队第一营,并不是因为它忠实可靠或战斗力强,而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比较整齐,纪律也不坏,可以作为“联帅”的仪仗队,摆摆样子。在谭浩明看来,真正忠实可靠、战斗力很强的是他老弟谭浩清的第二营和他的外甥李伯云的第三营。我们随着“联帅”行动,不是出发时候整队欢送,就是到达

宿营地的时候整队欢迎。这些无聊的仪节，激使那些青年军官更加不满。陆军模范营随谭浩明到达长沙，随即又随他败退湘南。

护法之战宣告结束，营长马晓军升了副司令，其实还是带的那营人。我和白崇禧、夏威、张淦、廖光都由排长升了连长，原来的连长朱为珍、曾致圻、苏瑞都升了各军的少校参谋，黄旭初升了少校营附。那时广东紧急，军队外调，左江和正县、左县、扶南县、绥淥县五属土匪猖獗，那营人奉令开到那里剿匪。

旧桂系由陆荣廷起，好多人是由绿林起家的。那时正当护国、护法之役先后兴起，军队需要扩充或补充，他们就用招安匪帮的方法来解决兵源问题，同时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唯一手段。而匪帮的大小头目，也就以组织匪帮接受招安，作为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旧桂系一向轻视我们陆军学堂出身的带兵官，说我们没有作战经验，比不上绿林出身的好汉。这次因为左江五属匪患迫近南宁，他们表面上不得不剿，就借此机会派陆军学生去剿；如果剿不了，就更证明陆军学生的不中用，同时也可以趁机把匪帮收编成为正式军队。这是广西历年来维持地方治安所惯用的手段。但事实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们一营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把五属的匪帮肃清了。马晓军就因此而被提升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陆裕光）第二团团长，表面上是以此酬他援湘、剿匪之功，其实是明升暗防，将陆军模范营并入陆军第一师第二团里去，用两营来监视一营。营长仍由马晓军兼，我们几个出力的连长得不到一些好处，更加愤恨。

1920年夏，粤军回粤，马晓军那一团调肇庆，填林虎军的防。不久我和白崇禧的两连及陈雄的机关枪连又调往广州。及至桂军

在广东潰敗，馬晓軍团亦随之沿西江退回梧州附近。旧桂系自广东潰敗之后，对学堂出身的軍官及所帶的队伍更不放心，不敢將馬晓軍团留在梧州附近的前线与粵軍接近，把他及原帶的陸軍模范营調駐远离前方的百色县。

二 百色的失敗和退出广西

百色是广西西北境右江上游的城市，为云、貴两省出口貨物的汇集点，以鴉片烟土的集中地著名。前清时代，那里駐有右江鎮总兵；民国以后，也是軍事重鎮，軍隊非与当道有特殊关系，是不能調駐那里的。馬晓軍及他原帶的陸軍模范营被調駐那里，有些人认为是陆榮廷、譚浩明对他的信任和照顾，使他們可以得到发财的机会，因为駐在那里的軍隊一向是靠护送烟帮发财的。其实馬晓軍团被調駐百色，是陆、譚怀疑陸軍学生，不願其在梧州前方与具有革命气味的粵軍接近的緣故，并不是出于他們的信任和照顾。

1921年，两广的战事再度发生，粵軍攻下梧州，桂林、柳州、南宁相继陷落，旧桂系的天下已经完蛋。粵方的广西省长馬君武加委馬晓軍为田南道（即左江上游各府县）警备司令。馬晓軍接受委任，从此脱离旧桂系的关系。除原有部队外，又收容了一些散軍。我和白崇禧、夏威都当了营长，陈雄当机关枪大队长，黃旭初当了參謀长，此外还有許炳章、陈炳文、韦云淞那些附和的部队，号称六个营，共約二千多人。

当孙中山討伐陆榮廷时，貴州旅长胡瑛率領黔軍两个团进驻百色，同我們的部队駐在一起。主客两軍相处，起初意見很深，彼此戒备很严。后来因黔軍的两个团长陆蔭棣和刘辛属和我們都是保定同学的关系，彼此漸漸能相安合作。因此南宁陷落之后，旧

桂系残余部队不敢退往百色，只是向龙州方面和武鸣、都安方面溃退。不久，黔军胡瑛旅响应孙中山在桂林出师北伐的号召，调往柳州集中（柳州也有黔军谷正伦旅）。旧桂系残部刘日福、马玉成、陆云桂素知百色是好地方，又侦知黔军他调，百色驻军力量薄弱，而且马晓军新收的部队尚未巩固，于是由靖西方面转向百色（那时龙州已为粤军黄大伟、黄明堂占领，陆荣廷、谭浩明等已逃往越南）。南宁方面的广西省长马君武、粤军总指挥叶举认为刘日福等那些残部穷蹙无所归，可以收编，派代表谭儒翰、甘尚贤、邓鼎丰、周扬亚等来百色商量改编，并不叫马晓军戒备拒止或武力解决。于是旧桂系刘日福等残部七、八千人与马晓军所部两千多人同驻百色。刘日福平日最恨新军，见马晓军的力量有限，军心不巩固，又受了粤军的委任，挂了粤军的旗帜，他们认为这是桂军的“反骨仔”，于是乘其不备，包围马部。马晓军胆小，不敢命令部队还击或突围。我和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那时也不敢独断专行，进行反击，只好静候上级的命令。我们在优势敌人包围之下，只相持了一个晚上，部队的战斗意志就瓦解了。陈雄机枪队、夏威营最先溃散，因为他们新收的旧军很多。白崇禧和我的两营亦随而不能支持。在百色城的部队，遂全部被刘日福缴械。白崇禧、夏威、陈雄跳城逃走，我被俘虏，马晓军逃南宁。

刘日福等既缴了马晓军部队的械，完全占领了百色城，遂自称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所谓自治军，是一个新的用来反对客军的名词。因为入桂粤军尤其陈炯明所部，也同过去桂军在粤一样，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广西人民恨之切骨。这时陆荣廷、谭浩明等已经逃走，群龙无首，有人（据说是蒙仁潜）就提議用自治军的名义（1920年旧桂系由广东败退回广西，曾宣布广西自治）团结内部，抵

抗入侵的客軍，并消灭响应粵軍的刘震寰、馬晓軍等。自治軍除陆譚残部之外，所有各地方的地主豪紳为了保存生命財產，凡有武装的都紛紛参加，沒有武装的也都表示同情和支持，盲从参加的也不少。凡残留在各地的桂軍比較高級的軍官都自称为自治軍总司令，几个月之間，遍及全省。刘日福就成为百色方面的自治軍总司令，陆云桂、馬玉成为副总司令，并与都安方面的林俊廷、陆福祥、蒙仁潜等联合，向右江下游移动，威胁南宁，形势頓時大变。这时陈炯明尚未公开反对北伐，背叛孙中山，粵軍在广西的兵力尚可控制局势。駐在南宁的粵軍总指揮叶举乃派熊略部队向百色进攻，在恩隆县附近(百色下游百余里)稍有战争，刘日福等就向各县逃潰，粵軍进驻百色。

我自到百色不久，即开始以武装护送鴉片烟土，抽收护送费，与烟帮头子陆华甫、刘宇臣(刘日福的族侄)、蓝宝南等及各县土豪劣紳搞得很熟，并与陆华甫結拜为兄弟。我被刘日福俘虏后，刘本想把我枪毙，但我得烟帮头子刘宇臣的疏通，得以恢复自由，乃逃往百色北方百余里的东兰，从事組織武装活动。我随身只有一枝木壳枪和一个号兵。馬晓軍所部除在百色城者被繳械之外，在百色至貴州的大路上尚有白崇禧营的一連(刘斐就在那連里当排长)。韦云淞营的一連也駐在那条路上，担任护送烟土。白崇禧等逃出城后，就率这些残余逃往貴州边界上依靠黔軍駐南籠司令刘辛园。刘日福派兵去肅清馬晓軍残部，并搜拿我。我得到凌云县豪紳黃炳煊、西林县豪紳岑学三(岑春煊的侄子)的支持，他們在地方上有武装，也想借此机会扩大势力，于是組織了两个营(每营只有杂枪百余)归我統率，在凌云、西林一带活动。

白崇禧、夏威、陈雄等率残部逃到貴州边界的板坝，自治軍刘

日福派队伍去消灭他们，但未能得手。白、夏等乘熊略的粤军进攻恩隆、自治军撤回百色的机会，与我的拜把兄弟烟帮头子陆华甫联合一起，向南移动，与我会合。马晓军随粤军回百色不久，也回到部队，再由马君武、叶举改委为第五路司令（田南警备司令改委莫昌藩），部队编为两个統領，以我为第一統領，黄炳煊为帮統兼营长（该营由凌云县民团改编），另外两营则是馮春霖营（新归附的旧军）和岑潤博营（西隆、西林两县民团改编）。白崇禧为第二統領，夏威、韦云淞、陆华甫任营长。每营只有一、二百人，总共凑了千把人，勉强成个局面，移駐恩隆附近。白崇禧因在黔桂边界与自治军相持时跌伤了腿，不久就到南宁轉往广州医治。马晓军見形势不佳，随后也离开部队往南宁活动，所有的部队都归我率領。

粤军熊略、苏廷有部虽然占領了百色，但刘日福等仍盘据附近各县，实力并未消灭。百色、恩隆成为两个孤島，而莫昌藩（新委的田南警备司令）和我的力量皆很薄弱，粤军熊略、苏廷有撤回南宁之后（原因見下文），形势更为孤单。在恩隆我們开了一次軍事會議，前模范营第二连连长张守义（即张淦）悚于自治军的声势，建議我們取消粤军所委的番号，并袭击莫昌藩的副司令譚頌达（恩隆粤籍商人），进占百色，与自治军取一致行动。马晓军頗为心动，但有种种顾虑。张說：“水到滩头石自开，只要把旗子换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則极力反对，力主马晓军到南宁去，向粤军請示办法。

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北伐，孙中山把他免去一切职务，并由桂林回軍广州，轉由韶关出师北伐。陈炯明悄悄地溜回惠州，率李炳荣旅等候时机，并电侵桂粤军总指揮叶举把入桂粤军极大部分調回广东。叶举全軍回到广州后，要求陈炯明复职，实行背叛，仅留

黃明堂所部及桂軍附粵的劉震寰所部固守南寧各地。自治軍趁此

他們以后要追究，你就把責任完全推給我，因为軍隊完全交給我指揮，你可以不負責任。”

果然那天晚上，黃明堂、劉震寰的粵桂軍也放棄南寧渡過了邕江南岸，向欽廉潰退。我們不能久待在那里，于是取道亭子圩、棉羊、吳村圩跟着他們向欽廉撤退。黃明堂的粵軍（系民軍改編的）紀律之坏是有名的，在戰敗退却的時候，沿途搶劫，老百姓逃走一空。我們跟在他們后頭，就无法找得飯吃。我在吳村圩駐了一夜，心里很躊躇，如果繼續跟着他們走，給養有種種的困難，這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不遵粵桂軍的命令增援就撤退過江，目前他們雖然沒奈我何，但事后要追究起來就很难對付，可能把我個人軍法重辦，也可能把我的部隊繳械，借此來補充他們的部隊。于是我決心不再跟他們向欽廉撤退，把隊伍由吳村圩轉向東方，經桂境的那馬圩、那連圩再入粵境，到粵屬的靈山縣整理。但馬曉軍不很贊成。他說：“我們不奉命令增援前線，撤退南岸，已是不對，現在又不跟大隊走，轉向靈山，豈不更增加他們的懷疑和批評？”其實他真正的用意是怕在桂境被自治軍追擊，想到北海乘船逃廣州脫離部隊。我說：“我部到靈山既可以休息整頓，也可以作北海的側背掩護，于大局是有利的。最好請司令同參謀陳雄去北海見見黃明堂、劉震寰，把南寧撤退經過和轉進靈山向他們解釋解釋。”馬曉軍就同陳雄去北海，我則率部隊取道桂境的那馬圩、那連圩入粵境的那樓圩，向靈山縣前進。

我們的部隊重新成立後，总共只有千多人。從恩隆到南寧，連日連夜作戰歷一星期，傷亡雖不大，但疲勞已極，病號很多。營長夏威就在南寧撤退的時候請病假離了隊伍。隨隊撤退的營長只有馮春霖、韋雲淞、陸華甫、黃炳煊、岑潤博五人，而且其中只有馮、韋

是軍人，其余都是文人出身。部队行到那馬圩，自治軍追到了，前面又阻着一条山洪暴发的小河。馮春霖担任后卫，极力掩护前队用仅有的一只船陆续渡过小河，但他在最后过渡时被敌人在对岸山上扫射，船被打沉，全船牺牲。馮春霖是广西速成学校毕业生，原是馬济所部統領唐紹慧的营长，1920—21年間在广东、广西经过多次战役，勇敢善战。我們百色失敗之后，他才归过来的。由恩陰下南宁之間的历次作战，他出力最多，不幸复船死亡，如同断了我的右手一样。

我們残部进入粵境边上的那楼圩，才算脫离了自治軍的威胁。因为那时广西境内的乡村，到处都插上白旗，表示敌意，即使只有一枝枪，也要向你射击。这种情况說明这次粵軍在广西失尽了人心。我們在那楼圩稍为整頓了一下，就向灵山县前进。当我們在南宁的时候，刘震寰仅发給我們一些广西軍用鈔票。这种軍用鈔票是陆、譚旧桂鈔作废后的代用品，那时每元只值几分錢，到了广东境，更是一錢不值。我們部队吃飯問題怎样解决呢？

烟帮头子出身的营长陆华甫还帶了二、三千两鴉片烟土，我同他商量借一些作軍队給养費。他說：“这是最后的一把救命米，为什么現在就把它吃了呢？”又說：“还有这些枪，还怕沒有吃嗎？”我想他的話也頗有道理。我們就派代表去商会商量，說明经过，只求一宿两餐，吃飽就走。商人也乐得化些錢把这些瘟神送走。这个方法既行之有效，由陆屋到灵山及以后由灵山至廉江一路都是用这个办法，走了千多里。到了灵山县，一面向广西警戒，一面整理部队。駐了十多天，陈雄由北海回来报告情况，他說那里很乱，黃、刘自顧不暇，哪有功夫来顧我們，我們要自打主意；又說刘震寰已奉令由海道調西江守梧州，馬晓軍也乘船到广州去，不回来了。我根据陈

雄的报告，知道灵山不能久驻，于是决定离灵山取道粤境沿边的北堡圩、武利圩、张黄圩、公馆圩、白沙圩、山口圩、青坪圩到廉江城，然后再经化州、高州、信宜县折入桂境容县的荔村圩。我是容县荔村圩人，我家是容县最大的封建大地主，到那里可以得到本族及地方封建势力的支持，作为一个暂时休息待机的地点，然后派人到广东方面去联络，以图发展。

驻在灵山的时候，广西老民党施正甫的部下统领陆清（也是一个老民党）也由宾阳横县方面率百多人枪退到灵山，大家尚能相安。我把转进梧州的计划告诉了他，他也愿意同行。

我们的队伍在粤边上述的圩镇走了八天，都没有碰到任何军队，没有发生什么事故，顺利地到达廉江城。那里驻有一部分粤军，因不知道我们的来历，紧闭城门，严阵戒备，拒止我们进城。经我派人去说明，才未发生误会。但我心里对继续东进就发生相当的顾虑了。因再东进，要经过化州、高州、信宜，这几个县都是广东比较重要的县份，那里一定有更多的粤军，他们是否准我的队伍通过，很成问题。在廉江城外忽然遇到我的胞兄黄天择，我很惊异，问他来这里干什么，他邀我到 he 住的客栈里，秘密对我说，“玉林李司令德邻（李宗仁号）知道你所部退出南宁，进驻灵山，一定会经过这里，要我来这里等候。李德邻驻玉林有两千多人，实力颇好。玉林五属地方富庶，再多一些人也能养活。那里多是些同学主持，他们诚恳派我来欢迎你，邀你带队回去同他们合作。而且你再前进，要经过化州、高州，前途困难重重，须加考虑。”继续东进的困难他即不说，我早也料到，于是决心把队伍转回玉林方面，往依李宗仁。次日我先故意下令仍向化州前进，行到石角圩（这是东西南北道路的交叉点，向东是去化州的道路，向北是入桂境陆川县的道路），就

对部下撒了一个大谎，說化州的粵軍与廉江的粵軍要前后包围我們繳械，所以要把路线轉向北方进入陆川。部下鉴于前一日廉江粵軍的戒备情形，都很相信。队伍遂进入陆川边界上的車田圩駐下来。

夏威夷自南宁因病脱离队伍后回到容县，后来也到玉林。李宗仁就派他带委任状及軍餉来到車田圩归回部队。李宗仁委我为他部下第三支队司令。我接受了委任，宣布就职。改换旗帜的时候，有一个馮春霖营的很得力的老班长不赞成，带了一班人走了。我派人去追，想說服他。他說：“如果要当自治軍，以前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可当呢？为什么千辛万苦行軍两千多里，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連馮营长都陣亡了，現在又向自治軍低头呢？我宁死不当自治軍，請統領不要管我好了！”

还有随我同行的施正甫部下統領陆清怎么办呢？鉴于那个班长的行动，我以为他也可能不同意改編，于是就出其不意地把他繳了械。我随即把队伍改編为三营：夏威夷当第一营营长，陆华甫当第二营营长，韦云淞当第三营营长，陈雄当支队司令部的參謀。我便当了李宗仁部下的第三支队的司令，部队开赴容县驻扎。我部由百色失敗轉战右江、退出南宁、流浪广东的生活遂告結束。

三 我和李宗仁由合而分

我接受李宗仁的委任，成为李宗仁的部下，但不久又分离了。在这里先要将李宗仁当时的情形补述一下。

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人，广西陸軍小学第三期学生，与我是陆小先后同学（我是陆小第四期），广西陸軍速成学校毕业，在旧軍当排长。1916年参加护法之役，在湖南作战受伤，旋升連长。他以作战

勇敢頑强著称，故外号叫李铁牛。护法战后調广东，改隶林虎部下，粵桂在东江作战，才做到营长。尹承纲、鍾祖培、封高英是他部下的連长，也以勇敢著称。1920年桂軍沿西江潰退，在肇庆上游六十里的綠步圩为粵軍截击，大部不能通过。当时高級軍官多已脱离队伍，部队无人指揮，几至全部繳械。最后由李宗仁的一营和我及白崇禧、陈雄的三个連各自作战，才突破重围。桂軍退回广西，林虎所部調駐玉林，隶团长苏世安部下。1921年桂軍再侵广东，林虎軍攻下高州、化州，拟向肇庆进攻，希图截断西江，威胁由西江正面进攻梧州的粵軍后路。但粵軍已迅速攻下梧州，桂局全面瓦解。林虎軍的粵籍大将黃业兴見大势已去，最后投粵。李宗仁与林虎其他残部二千多人退回玉林。

粵軍陈炯光占領玉林，李宗仁率林虎残部退入十万大山(粵桂边界)躲避。陈炯光的參謀长謝嬰白是保定軍官第一期学生，与李宗仁的連长尹承纲为同期同学，由尹承纲与謝嬰白的接头，陈炯光遂委李宗仁为粵桂边防軍第五旅旅长。同李宗仁一起退回玉林的林虎残部尚有李石愚(干部学生)、何武、陆超(皆学兵出身)、俞作柏(保定軍官)、伍廷颺(干部学生)等，共推戴李宗仁为首。

当粵軍占領南宁，馬君武做广西省长时，馬因与李为桂林同乡，乃改委李为广西陸軍第二路司令。李宗仁因粵軍要他繳出重兵器(兩門山炮和数挺机关枪)，他并未正式就职。1922年粵軍退出广西，自治軍控制广西全省，李宗仁曾到南宁参与自治軍的會議，与其他自治軍联合出兵桂平，阻击由柳州东下討伐陈炯明的滇軍。他对于粵軍是仇恨的，而于孙中山、陈炯明之間，則比較接近陈炯明。1923年冬陈炯明还有信給他，并給他子弹十万发(是由陆超率兵到粵边去接运的)，为此他就出兵桂平，阻击滇軍。陈炯明

西江战敗，他就在玉林表示保境安民，名义上既不属广西自治軍，也不属于粵軍，态度是暧昧的。玉林五属对他也表示支持。

李宗仁的部队最初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广西干部学生），下辖两个統領，第一統領俞作柏（保定軍官学生），第二統領鍾祖培（广西速成学生）；第二支队司令何武（陸軍学兵营出身，討袁时在南京陸軍第八师当过連排长），下辖两个統領，第一統領伍廷翼，第二統領陸超（学兵营出身，在南京第八师当过下級干部）。黄旭初当參謀长，尹承纲、张任民、朱为珍、石化龙等当參謀，黄鍾岳当秘书长，梁伯鸾当副官长。我的部队作为第三支队。这就是桂系起初的基础，也是广西陸軍学生及受过新軍教育者的大集合。

我回广西作李宗仁的部下，本是出于无奈，我的本意仍然是想与粵方联络，为将来求得发展。自从队伍开駐容县，就要开始剿匪。容县素以多匪見称，县境的一半都被土匪所占。当地土豪劣紳对土匪起初是抗拒的，后来見政府和軍隊的力量薄弱，得不到支持，乃反而与土匪相勾結，紳匪不分。我是容县封建大族，当然站在尚未与土匪勾結的豪紳方面，极力进剿。在剿匪的时候，不但人員受到相当大的伤亡，而武器弹药更无法补充。加以玉林的地理形势和李宗仁的作风也不能使我有发展的机会。我的内心非常苦悶，尤苦于对粵方尚未取得联络。于是我在容县召集部下开了一个会研究出路。參謀陈雄自告奋勇，願去广州。我就派他为代表去广州活动，并与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联络。他們在广州先拜识了朱培德（大本营參軍长）、廖仲愷（广东財政厅长）。

那时滇軍（楊希閔、楊如軒、楊池生、范石生、蔣光亮）、桂軍（刘震寰、沈鴻英）、粵軍（許崇智）在西北江方面击败了陈炯明軍，占領